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推荐
禁毒系列丛书

汤家麟 徐菁 编著

当代国际禁毒风云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推荐——禁毒系列丛书

当代国际禁毒风云

汤家麟 徐 菁 编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高进水

责任校对：王京平

封面设计：王 坦

技术编辑：王京平

当代国际禁毒风云

汤家麟 徐 菁 编著

*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出版社电话：62541886 发行部电话：62568479

经济科学出版社暨发行部地址：北京海淀区万泉河路 66 号

邮编：100086

*

850×1168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220000 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58-1144-4/G · 191 定价：13.50 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国际禁毒风云/汤家麟、徐菁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7. 4

(禁毒系列丛书)

ISBN 7-5058-1144-4

I. 当… I. ①汤… ②徐… II. 禁毒-概况-世界
N. D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715 号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当代世界毒品主要产地	(19)
一、毒品的三大产地	(19)
二、毒品的生产	(41)
三、黑色的蛛网	(48)
四、“花样翻新”为运毒	(57)
第二章 贩毒集团与毒枭真面目	(66)
一、“鸦片将军”和“鸦片大王”	(67)
二、南美洲的毒品卡特尔	(88)
三、无恶不作的黑手党	(104)
四、中美洲的一对“毒品将军”	(115)
第三章 危及人类社会的毒瘤	(121)
一、祸水横流	(121)
二、“最大的吸毒器”	(124)

三、毒魔肆虐在欧洲	(141)
四、“近水楼台”先受害	(155)
五、金字塔下的“鸦片战争”	(168)
六、“北极熊”的悲哀	(170)
第四章 反毒斗争新篇章	(174)
一、空前的一致	(174)
二、毒枭们的克星	(182)
三、共同的意愿：联合肃毒	(185)
四、总统也坐立不安	(193)
五、在血腥的惨剧前	(201)
六、国王亲自出马	(217)
七、“鸦片大王”穷途末路	(232)
八、内陆山国的“壮举”	(240)
九、这里有绞索架	(244)
十、神州大地天网恢恢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5)

绪 论

当今世界范围的毒品泛滥，已成为危害人类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粗略统计，到1995年，全世界至少有5000万人吸食各种毒品。^①在庞大的消费市场刺激下，世界各地有上百万人正从事毒品原植物（罂粟、大麻、古柯等）的种植、加工精炼、贩运走私以及“洗钱活动”，并逐渐形成以东南亚“金三角”、西南亚“金新月”和南美洲“金新月”三大毒品产地为主的遍及全球的庞大地下经济产业。东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毒品问题与错综复杂的经济贫困问题、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拉美部分国家的毒品经济与毒品政治的形成构成了西半球毒品犯罪的特殊模式。世界上毒品新品种的出现和毒品价格的改变刺激了毒品消费群体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毒品问题伴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呈现新的特点。毒品犯罪已日益严重地威胁着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身心健康、民族素质。惩治毒品犯罪、阻止毒品蔓延，已成为世界各国刻不容缓的共同责任。

然而，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禁毒、肃毒视为当务之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布下天罗地网，但毒品的生产、提炼、走私和吸食，非但从未禁绝，反而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日益猖獗。由此可见，毒品问题绝不单纯是存在于某几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犯罪问题，而是具有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国际性问题。

^① 联合国麻醉品管制局：《1995年世界毒品形势》第2页。

—

当今世界毒品原植物（罂粟、大麻、古柯等）的生产，基本上都分布在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边远山区。这类地区往往经济更为落后，生产力更为低下，生产方式简单，种植结构单一，经济效益极差。相比之下，那些生产成本较低且便于管理的毒品原植物便成为当地居民经济主要来源的“高价植物”。例如，东南亚的“金三角”，就是缅甸、老挝、泰国接壤的偏远民族杂居区。这里的土著居民经济落后，生活贫困，交通闭塞，无文化教育可言。他们往往只得靠种植罂粟和某些农作物维持生计，特别是将罂粟作为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手段。在这里，其他农产品需要步行数天路程到平坝地区出售，而罂粟则有人主动上门收购，或可立即换取生活必需品。因而山民们自然乐意栽种罂粟。更可悲的是，许多山民甚至把鸦片当成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吸毒成瘾。这固然是饮鸩止渴，但是在疾病丛生而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也只好如此。尽管有关国家也认识到毒品原植物非法种植已经和将要给社会的各层面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但或者苦于无力改变现状，或者贪图眼前小利而给予容忍，这就在客观上为毒品的存在开了绿灯。

如果说毒品的生产主要在发展中国家，那么毒品的消费就主要在发达国家了。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国民生活相对富裕，这就为毒品需求的扩大提供了“物质保证”。例如在美国，据估计每年消耗在毒品上的金钱高达 1500 亿美元。更危险的是，近年来不仅发达国家，就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毒品需求增加的趋势，从而在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毒品的生产。以东南亚“金三角”为例，80 年代初，年产鸦片 600 吨~800 吨，进

入 90 年代，竟猛增到 2000 吨以上。

巨大毒品消费市场的存在，使毒品具有一般商品无法相比的高额利润。在东南亚“金三角”地区，贩毒集团强迫当地边民出售鸦片的价格，每公斤不过 80 美元～90 美元，提炼为海洛因后，每公斤也仅为 1200 美元。但在泰国首都曼谷的黑市上，价格猛增为 1.5 万美元～2 万美元；而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其黑市批发价涨至 12 万美元；到了美国纽约更升至 20 万美元～22 万美元，如分散到各地零售，每公斤更高达 200 万美元。如此丰厚的利润，强烈吸引着世界上的大小毒枭、毒贩、黑社会组织及其他不法之徒。他们凭借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日益便捷的交通通讯，在毒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迅速组成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的毒品加工、走私、贩卖“产业”。而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暴利的驱动，正是这一产业长期存在的基本动因。因此，毒品与现实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是世界毒品问题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除了经济因素外，毒品与政治利益相结合也是世界毒品得以泛滥的重要原因。目前，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各种类型和形式的政治矛盾和冲突，包括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军事对抗、大国强权政治等等。一些国家和政治势力，便利用毒品问题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如 1989 年，美国便以巴拿马前铁腕人物诺列加参与毒品活动为由，出兵该国，抓捕与美国闹翻的诺列加，扶植亲美政府。又如缅甸的毒品问题，更与其政治问题，特别是民族问题有极密切的联系。众所周知。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和地方割据武装的反政府活动是缅甸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之一。60 年代以后，缅甸各种反政府武装和少数民族武装利用毒品贸易筹集军费，壮大队伍，与中央政府抗衡。一些割据武装的头目就直言不讳地说：“不种罂粟我们的钱从哪里来？政府想利用禁毒限制我们发展。我们在辖区内搞建设，壮大队伍，见效最快的还是‘4 号’（海洛因），只有扩充了军备，才能提高与

政府谈判的地位。”同时，大小职业贩毒集团也借机火上加油。如坤沙集团就故意将民族问题与毒品问题搅在一起，将其毒品武装改名为“掸邦革命军”，声称其制造和走私毒品是为“掸邦独立革命”筹措“必要的经费”，为其贩毒活动涂脂抹粉，冒充为“民族解放运动”。其他如阿富汗战争中的游击队，南美洲一些国家的反政府武装，甚至美国的总统选举，都有利用毒品问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事例。因此，世界毒品问题日趋严重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

此外，现代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深刻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道德观念。一些人便有意无意地逃避现实生活，而去寻求所谓“解脱”、“松弛”、“刺激”和病态的“快感”。这种“特殊需求”，为最易使人达到该目的的毒品提供了市场。例如，在美国入侵越南期间，大批美军官兵因贪生怕死和精神空虚而吸毒，从而刺激了东南亚“金三角”的毒品生产与精炼技术的提高。尤其是近年来在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快节奏的生活、高收入的优越使许多人乐于到毒品中寻求所谓“安慰”和“松弛”，成为毒品泛滥的温床。

更为严重的是，在吸毒人群中，青少年占了很大比例。在马来西亚，70%的吸毒者是30岁以下的青少年；而在泰国，大中学生吸毒者占全部吸毒者的82.5%。由于青少年往往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寻求“刺激”的心理，同时，他们对挫折的抗冲击力较弱，因而更易被“毒弹”击中，成为吸毒者队伍中的“生力军”。

二

正是由于毒品交易所具有的高额利润，强烈地刺激着毒品产量和走私活动的迅猛增长。根据1995年初步统计，当年全球

主要毒品产量分别为：鸦片 3500 吨、海洛因 300 吨、可卡因 1500 吨、大麻 6.5 万吨。毒品的非法交易额超过 6000 亿美元，相当于同年世界进出口商品及劳务贸易总额的 7%。

当今世界毒品生产仍然以东南亚“金三角”、西南亚“金新月”和南美洲“金新月”为主。上述三大毒品基地生产了世界上 90% 以上的毒品，形成了特殊的“毒品经济圈”。

1. 东南亚“金三角”的毒品生产

东南亚“金三角”位于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与海洛因生产地。其中缅甸一侧垄断了世界 70% 的鸦片与海洛因生产，老挝一侧也仍有大面积的罂粟种植，泰国一侧由于政府近 20 多年来的努力，罂粟种植已不成气候，但其国内庞大的黑社会组织贩毒活动和开放的国门使其成为缅甸、老挝毒品的重要地下出口通道。

缅甸、老挝的罂粟种植面积分别为 8 万公顷和 1.8 万公顷，鸦片产量分别达 2000 吨和 500 吨。在缅甸的主要毒品生产区——掸邦北部与东北部，鸦片的种植是一些贩毒集团和民族地方武装得以生存并不断扩大的经济基础。毒品问题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基本原因是由于缅甸的民族矛盾冲突和经济落后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金三角”地区，除了著名的坤沙职业贩毒武装（即蒙泰军）外，还有数支民族地方武装也以贩毒作为其维护割据的经费来源，并形成“以军贩毒，以毒养军”的恶性循环局面。

“金三角”毗邻中国云南省的缅甸边境一线，大多数地区被一些民族地方武装控制，这些武装大多采取“以毒养军”方针。1995 年共种植罂粟 6 万公顷，产鸦片 1500 吨，拥有海洛因等毒品加工厂 60 余个，海洛因产量超过 100 吨。这些毒品大部分向南流经泰国到欧美等西方国家，另有部分则走私入中国境内，再到香港等地，其中有的就在中国大陆被消费。近年，在世界禁毒压力下，一些地方民族武装不得不公开表示禁毒，但这只是

表面文章，其继续走私贩毒的活动并无根本改变。该地区的贩毒活动有着职业化、集团化、武装化、大宗化发展的明显趋势，这是使中国禁毒斗争必然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特点的重要原因。

2. 南美洲“金新月”的毒品生产

南美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可卡因产地。提取可卡因的主要原料——古柯叶在这一区域已有上千年的种植历史。与鸦片种植每年只能收获一次不同的是，古柯叶一年可收获四次以上。因此，充足的原料使南美地区成为世界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和供应地，可卡因产量的90%以上集中在被称为南美“金新月”的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和秘鲁三国。其中又以哥伦比亚产量最高，每年仅古柯叶产量即达6万吨~7万吨，可卡因600吨以上。除此之外，拉美地区还出产大麻和海洛因等毒品，主要产地在墨西哥。在该国北部地区，许多农民以种植和制造大麻、海洛因等为业，然后非法走私到北美等地。近年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的毒品生产也呈上升趋势，贩毒与吸毒已构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许多南美国家成为贩毒集团“洗钱”的天堂，每年“洗钱”数额高达1500亿美元。在南美地区，从事毒品种植、加工和贩卖的人数超过200万人。“毒品经济”在部分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成为这些国家国民生产中十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形成特有的“黑色支柱产业”，并先后孕育出“麦德林卡特尔毒品集团”和“卡利毒品集团”等著名的职业贩毒集团。1995年度，整个南美地区可卡因产量超过1100吨。

3. 东南亚“金新月”的毒品生产

西亚的一些国家在历史上就是鸦片的传统产地。二战后英国的殖民统治结束，这里已不再是世界最重要的毒品产地。但近10余年来崛起的东南亚“金新月”毒品经济圈，完全是由于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和战乱引起的。这一次毒品的泛滥来势之

猛，范围之广较英国殖民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富汗是鸦片的主要产地，巴基斯坦和伊朗是海洛因的主要制造地。1994年～1995年度，西南亚“金新月”鸦片产量约1000吨，海洛因80吨～85吨，该地区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毒品的多样性和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这里除生产鸦片、海洛因外，还有数量不小的大麻及可卡因。由于这里是通向欧美的门户，从土耳其、伊朗或巴基斯坦，均可以将毒品运往欧美等地，使其成为连接欧亚毒品贸易的纽带和大陆桥。因此，无论从地缘上还是从毒品的多样性上，这个毒品圈都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从事毒品犯罪的主要是一些国际职业贩毒集团和黑社会组织。主要有：东南亚“金三角”的坤沙贩毒集团及缅甸的一些民族地方武装，南美洲的“卡利毒品集团”，墨西哥的“库利坎”、“瓜达拉哈拉”、“马塔莫罗斯”等黑社会组织，意大利和美国的黑手党，土耳其的“库尔德”集团，日本的“山口组”，台湾的“竹联帮”，香港的“14K三合会”、“新义安”等。上述毒品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控制着世界毒品走私数量的大部分。其走私路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东南亚“金三角”毒品走私路线

第一条：由泰国曼谷经陆路和海路到香港地区，再北上台湾地区、日本、韩国等地；或南下澳大利亚、新西兰；或向东横穿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等地。

第二条：由缅甸经海路到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再由此两国经海路或南下澳大利亚，或东去美国西海岸。此外，也有部分毒品经泰国陆路到印度和斯里兰卡，再由此二国空运欧洲各国，其中部分再转运至美国东海岸的纽约等地。

2. 西南亚“金新月”毒品走私路线

第一条：通过尼泊尔，由空运走私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第二条：经土耳其进入欧洲各国，或北上进入中亚各国及俄罗斯。

第三条：经印度再转运欧洲，或经印度洋、大西洋“远征”非洲西部的尼日利亚等国。

第四条：经印度空运到美国和大洋洲。

3. 南美“金新月”毒品走私路线

第一条：经巴拿马等中美洲国家走私到美国或加拿大。

第二条：经巴西等国越过大西洋到西欧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再进入欧洲内陆。

第三条：经巴西等国分别到南亚的孟加拉、印度等国或大洋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

1995年世界贩毒犯罪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俄罗斯和非洲贩毒集团的活跃。

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成了拉美地区毒品集团走私可卡因等毒品的重要集散地和通道。据俄罗斯内务部统计，全俄境内有5600多个犯罪集团从事毒品活动。俄罗斯海关每年查获的毒品在100吨以上。这些毒品绝大部分来自拉美地区，其中哥伦比亚毒品集团约占90%以上。拉美毒品集团认为，这是目前将可卡因运进欧洲最安全的地下通道。同时，随着独联体与东欧国家吸毒群体的扩大，南美的可卡因在这里大受欢迎。此外，南美毒品集团青睐俄罗斯的另一原因是可以在这里购买到所需要的军火。

近年来，非洲贩毒集团有组织的毒品贩运活动在全世界日趋活跃。尤其在南亚地区贩毒活动更呈明显上升趋势。非洲贩毒集团主要分为“西非集团”和“东非集团”两大派系。

西非集团以尼日利亚人为主，他们主要从南亚地区向欧美国家走私海洛因，但也开始卷入从南美向北美和欧洲偷运可卡因的交易。其走私海洛因的方法通常是将海洛因等毒品藏在箱子隔层或个人衣物中，也有将毒品藏在诸如文传纸卷、打字机色带盒里，甚至人的体腔内，最近则越来越多地藏在小型机械或电器的空隙中直接托运。

东非集团主要进行小批量的毒品走私。以坦桑尼亚和索马里人居多。偷运毒品方法大多是将海洛因藏在人的体腔内。有时也藏在行李箱、手提箱、化妆盒的夹层里或空心书、衣服内层及鞋跟里。东非集团的头目通常长期居住在海空交通便捷的毒品生产地或主要中转地，而毒品携带者则在东非人比较集中的旅馆落足，由常驻的头目同其保持联系，并将其送到“安全”地点领取和装载毒品。

非洲贩毒集团目前主要从南亚向欧美走私毒品，但该集团正逐渐参与其他地区和多种毒品犯罪，其世界毒品交易中的地位有上升的趋势。

世界范围的毒品犯罪，对全球的和平、稳定和人类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美国，毒品犯罪是该国的三大社会问题之一。全国共有 5000 万人非法使用过毒品，其中约 300 万人为成瘾者。吸毒者每年购买毒品高达 1500 亿美元。毒品泛滥是美国暴力犯罪和多种社会问题的祸根。一些吸毒者染上毒瘾后身心受损，倾家荡产，以致杀人越货、卖淫偷盗，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据统计，美国 1/3 的犯罪活动与毒品有关，每年因毒品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1000 亿美元。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惊呼：“毒品正在对美国的社会机体和人民利益造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尤其是对未来希望所在的年轻人危害更大。”

在拉丁美洲，贩毒和毒品美元“洗钱”直接影响到许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腐蚀着社会的肌体。吸毒使各种犯罪活动增多，危及社会的安定，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例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至少有 1.1 万名贩毒分子，年龄多在 18 岁~30 岁。贩毒集团每年可得赃款达 10 亿美元。各贩毒团伙为了自身利益同政府当局对抗，彼此之间也经常相互残杀。

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分别有数十万吸毒者，他们每年花费在吸毒上的费用均超过 10 亿美元。

这对上述发展中国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还不包括大量的禁毒和戒毒费用。因吸毒引发的卖淫、赌博、艾滋病、偷盗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例如在越南，有18万人染上毒瘾，占全国总人口的0.25%。这一丑恶现象已蔓延到学校，如凉山市就有38名小学生成为嗜毒者。

在欧洲、俄罗斯和拉美地区的毒品颇有市场。北欧国家的吸毒者更喜欢大麻。在荷兰，吸食的大麻与可卡因基本来自哥伦比亚。近年来在东欧和德国，拉美毒品也占据了重要市场，东欧150万和俄罗斯的120万吸毒者的毒品来源主要是拉美地区。上述国家的毒品泛滥，危害了社会稳定。如在俄罗斯，上千个黑社会组织走私毒品、贩卖军火和控制黑市，仅1995年毒品犯罪等案件即超过3万起。

三

由于毒品问题给人类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危害，世界有关国家为维护本国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均加大了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近年来，加强禁毒斗争正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广泛的共识。国际间的合作不断加强，打击毒品犯罪正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国家根本利益密切联系。特别是1995年，世界性禁毒斗争又取得新的成绩。

1996年，在联合国世界禁毒日（6月26日）九周年之际，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发表谈话，号召世界各国一致“向毒品宣战”，并提出四项具体建议，即：（1）将防范毒品滥用作为控制毒品犯罪的重要一环；（2）各国政府应从多层面开展禁毒斗争；（3）签订实施国际毒品控制条约，作为世界各国合作禁毒的法律基础；（4）受毒品危害的毗邻国家应建立区域合作禁毒机制。

作为受毒品危害最严重的美国，1995年度增加了禁毒经

费，达 140 亿美元，比 1977 年增长 20 倍。而美国对哥伦比亚等国禁毒援助也达 7 亿美元。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于 1 月 20 日宣布将采取一套针对包括毒品犯罪在内的“全盘战略计划”，以更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其中包括引渡外籍毒贩到美国审理、防止毒品洗钱和严格发放入境签证等。

在巴基斯坦，警方仅在 1 月初的一次袭击中，就查获 70 余吨毒品，其中大麻占 85%。

在新加坡，中央肃毒局于 11 月展开全国扫毒行动，共逮捕 9 名毒贩，查获鸦片等毒品 56 公斤。

在越南，政府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严惩毒品犯罪。仅 1 月～10 月，全国共破获 3788 起毒品走私案件，抓获毒犯 1.3 万名，捣毁 1675 个吸毒窝点，缴获鸦片 4.68 吨、海洛因 82.2 公斤、大麻 2.42 吨以及数百公斤其他毒品。3794 名毒贩被送上法庭，其中 8 名被处死刑（内有 2 名外国毒贩），19 名判终身监禁。

东欧各国和俄罗斯均进一步打击毒品犯罪，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于 1994 年签署了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的命令，新成立的反间谍局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付毒品和黑社会。

沙特阿拉伯在 1995 年共处死毒贩近百名，1995 年底破获了该国最大的一宗毒品走私案，缴获海洛因 24 公斤。其他阿拉伯国家 1990 年～1995 年期间共查获海洛因 2.1 吨，可卡因 653 公斤，鸦片 873 公斤，大麻 400 吨。而伊朗在 1988 年～1995 年期间共处决 4000 名毒贩，另有 1.25 万名外国籍毒品走私贩正在伊朗监狱中服役。伊朗还颁布了严厉的反毒品法，规定凡携带 5 公斤以上鸦片或 30 克海洛因者都将被判处死刑。

在拉丁美洲，反毒品斗争是有关国家的共同任务。1995 年，这场艰难的斗争又取得新的突破。秘鲁国家警察特别行动部队全年查获了 24 吨各类毒品。巴拉圭缉毒部队在对贩毒团伙多次发动的攻势中，共烧毁了 85 吨大麻、捣毁了 7000 公顷毒品种植园。特别是 11 月 24 日至 12 月 3 日，在美国支持下，墨西哥